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金蒲孤臉色一沉道：

「邵浣春！趁你有一口氣在，你趕快撐開你的鐵傘，想法子保全你的生命吧，否則呂老頭子不對付你，我的驚翎長箭金僕站也不會放過你！」

邵浣春臉色大變，對石慧叫道：

「小慧，你師父不會再幫我們了，要想替你父親報仇，還是靠我們自己呢！」

說著舉起手中的鐵傘，正想張開，石慧突然將手一揚，發出兩枚金錢鏢，卻是對準那浣春的手上打去！

邵浣春還來不及張開鐵傘卻為錢鏢擊中關節，鐵傘鏗然墜地，他不禁失聲叫道：

「小慧！你這是怎麼了？」

石慧臉色一暗道：

「邵伯伯！父仇固深，師恩猶重，事生甚於哀死，我不能這樣做……」

邵浣春臉色一變叫道：「小慧！你瘋了……」

口中叫著，身子卻朝外退去，金蒲孤怒喝一聲，手腕長弓，搭上一支驚翎長箭正待射出。

石慧卻厲聲喝止道：

「姓金的！我不願意傷及無辜，更不忍將師父也害死在此地，所以才告訴你一條生路，要命的話，你趕快用蒜泥搗碎和以明礬

喝下去，同時記住別去打那開柄鐵傘！」

金蒲孤怔了一怔，手中的箭沒有射出去，邵浣春也走得看不見了。呂子奇莫名其妙地叫道：「小慧！你們在搗些什麼鬼？」

石慧臉色慘淡，便嘆著道：

「師父！徒兒心切父仇，罪該萬死，祇有以後再報答您的深恩了！」

說完跪下磕了一個頭，一言不發，起身向外走去，呂子奇也想追上去，金蒲孤卻拖住他了道：「呂老！讓她去吧！她能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

呂子奇獨自不解，黃鶯卻用手捧著胸口，哇地一聲，將不久前所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接著李青霞，方心勝與那名叫毛三的夥計也一個個臉色慘白，作狀欲嘔，金蒲孤自己也覺得心中很難過，連忙拾起地上的鐵傘連連丟到門外，然後叫道：

「李總鏢頭，趕快準備蒜泥與明礬，遲了可來不及了……」

室中充滿了大蒜的臭味，地下一片狼藉，儘是嘔吐出來的綠色汁液，每一個人都吐得軟弱無力，臉色蒼白！

祇有金蒲孤一個人還撐得住，他先將每一個人吐出來的穢物檢查了一遍，然後再叫每人吃下幾枚生雞蛋，最後輕點了幾個人的睡穴，吩咐鏢局中的人將他們移回各自的房

招魂

倪匡

齊白站了起來，喃喃說了一句什麼話（可能是他從事冒險時的咒語），又坐了下來，才道：「不多久以前，我得到了一批資料——」

資料是在一張紫檀木太師椅的椅背夾層之中被發現的。

那張紫檀木太師椅，毫無疑問是屬於明朝宮廷中流傳下來的，太師椅椅背的一個樑頭，有點鬆脫，需要修理。

那時，太師椅是在倫敦的一家十分著名的古董店之中，標價三萬英鎊，放了六七年了，也無人問津，以致店主人都記不清它是怎麼來的了。

洋木匠不懂「樑頭」這回事，古董店的個職員，到了唐人街的一家古董舖去找人來修理，唐人街古董店的老闆去看，十分歡喜，以一萬鎊的價格買下來，搬回去，自己修理。

拆開椅背之後。發現兩片紫檀木背的中間，有著四五張紙頭。

那些紙，估計並不是故意藏起來的，多半是在造椅子的時候，為了使兩片木片，可以壓得更緊密，所以拿來做襯墊的。

（我之所以說得那麼詳細，是由於很多事，都從湊巧而來。）

（湊巧的是，當那幾張紙又重見天日的時候，齊白恰好在場。）

齊白是盜墓人，經他的手發掘出來，又流出去的古物，不知多少，若是古董店的主人，竟然不認識他的，那好像也有限。而所有認識他的古董店老闆，都對他十分尊敬，差點沒有奉若神明。

他背負著雙手，在看老板太師椅，看到了那疊紙，順手拈起來一看，就現了驚訝的神情。古董店老闆也十分機靈，立時問：「好東西？」

齊白搖頭：「不知道，好像是宮中太監用來記錄行動的起居注，這裡記著：『上命各鎮工匠千餘人，集中候命』——可能是宮裡有什麼大工程——嗯，洪武二十九年，是明太祖時代的事，也算是古物了——」

齊白自然不會把這樣的古物放在眼中，隨著揭過了一張，「噢」地一聲：「真怪，『上千餘工或遠真誠南方蠻瘴，有不從者，立斬，哭聲達放深宮。』」

齊白說到這裡，側想了一想。

他喃喃說了一句：「南方蠻瘴之地，派那麼多工匠去幹什麼？」

古董店老闆不斷眨著眼，望著他。

第八部：山洞中的巨宅

這時，齊白對那張紙，已大有興趣，繼續看下去，又有這樣的記載：「上命進十萬大山詳圖」、「上連夜觀山圖至旦，特旨命工部派要員為上思州令。」

齊白看到這裡，心中便「啊」的一聲，他心思極靈敏，看到的記載雖然簡單，可是他也可以推測出發生了什麼事來。

工部要員被派去當思州令，這是十分不尋常的調動。上思州在十萬大山附近，再加上了一千多個各類工匠到「南方蠻瘴之地」去，可知在那附近，當時一定進行過極巨大的工程。（四十七）



殊不知老闆已經氣得想掐死她了。

「你怎麼知道他這麼多的消息？」歐嘉芝額頭的黑線愈冒愈多了。

「唉喲，老闆，你真是太落伍了！這個月每本八卦週刊的封面都是他呀，內容精彩又豐富，店裡的助理們每個人人手一本呢。」

「噢！原來你們這麼閒，閒到可以注意那些無聊的八卦。」冷冰冰的聲音，終於讓小雅驚覺到不對勁了。

「呃，沒啦，老闆，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小雅在心裡驚叫，完了完了，火山要爆發了。

「每個人的八卦週刊全都沒收，從今天開始，所有人下班後都留下來上課，一個月後我要考試。」

「怎麼了，臉色這麼難看？」送文件進來的沉志傑，發現自己多年的好友兼上司臉色有些鐵青。

「剛剛遇見一個冷得像冰的囂張女人。」想到剛才的情形，辜仲暘就恨得牙癢癢的。

「剛剛？你剛剛不是去接仲柔？」

稍早之前他打手機給自己未來的老婆，她明明很開心的說待會要介紹伴郎、伴娘認識啊。

「沒錯，就是仲柔介紹我們認識的。」辜仲暘忿忿的合上文件，他很不開心，也很悶。

悶什麼？他也不知道，一定是被歐嘉芝氣到內傷了。

「聽仲柔說，伴娘是個大美人，而且還是個極有名氣的婚紗設計師。」沉志傑很難得看到仲暘不爽成這樣。

不過最稀奇的是，令他不爽的，居然是個女人！依照往例，再難搞的女人，祇要在仲暘面前，幾乎都會化成一灘水。

「沒錯，她很美，算是我見過的女人中最美的；但是，個性很差，換句話說，就是囂張，非常的囂張！」

但那張冷冰冰的美顏，卻不斷盤旋在自己的心底，比起其他溫柔可愛的女人，

中安歇，他自己則肩荷長弓，袋子長箭，領著一個店夥計出門而去。

經過這一陣喧鬧，天色早已大亮，邵浣春的鐵傘還睡在街心，街的兩頭，二十丈外，都有人守著阻止其他的行人走近。

金蒲孤找了一個油布套，將鐵傘嚴密封裏包紮妥善，教那店夥計抗在肩上，一併向西子湖行去！

蘇堤垂楊白堤柳，兩處楊柳最可人，尤其是在清晨，湖上水霧輕籠，樹間輕鳴舞鶯，傷佛是一個惺忪睡起的少婦，披著一身輕紗，含著神秘的笑面與昨夜輕柔的微倦。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煙霧籠照的柳樹下，雙手背負，站著一個身儒衫極的中年人。

由於是面水背路，金蒲孤無法看清他的面貌，可是他確信這人就是他要找的人，所以遙隔丈許，他就站住了腳步，抽出一枝長箭，連同那油布包袱，叫店伙送過去！

店伙雖不明就裡，仍是遵命而行，當他走到那人後面兩尺之處，那人地猛地回身喝道：

「幹什麼？」

店伙怔了一怔，把長箭與油市包裹遞過去道：「奉金大俠之命，將此二物敬交先生！」

那人遲疑片刻，連忙用眼向四週搜索，可是金蒲孤已躲到一棵大樹背後，他看不見人影，乃伸手接過箭包，低聲問道：「姓金的在那裡？」

店伙早已受過囑咐，故意裝出一付愁容道：

「金大俠昨夜受了人家暗算，嘔吐不止，現在尚在鏢局中休息。」（一二）

更令自己印象深刻。

一切！難道自己已被虐狂嗎？

辜仲暘起身走到辦公室的吧台裡，倒了兩杯馬丁尼，一杯給自己，另一杯遞給好友。

沉志傑才剛接過酒，手機就響了起來，原來是他的未來老婆打來的。

放下酒杯，他按了接聽鍵，「仲柔？」

說了這一句後，接下來的三十分鐘裡，沉志傑沒機會再開口說半句話，他祇能聽著電話彼端的未來老婆嘩啦嘩啦地說了一堆。

他的視線偶爾會頗有深意地放在辜仲暘的身上，然後無奈地搖搖頭。

「好吧，我會勸他的。」掛斷電話前，他才又說了一句。

「仲柔打來的？」辜仲暘猜都猜得出來。

「嗯。我老婆打來告狀，說你對她的伴娘很不禮貌，還惹對方生氣。」顯然這對兄妹對歐嘉芝這個人有兩極的評價。

而他當然是偏心挺自己的老婆嘍，雖然有點對不起好友。

「然後她要我轉告你，她會事先替你約好下個星期一下午三點到歐小姐開的婚紗店裡試伴郎的禮服，而且她要你去的時候，順便帶束花去道歉。」

「什麼！？」他這個妹妹胳膊竟然往外彎，虧他這麼疼她。

「我不去！」（三十一）

天使花嫁

陶樂

「我已經將對方的住址記下來了，你知道是誰在找你嗎？」

課長的記事本上寫著「北長狹通三丁目、日東大廈四樓諏訪法律事務所」。

我看了這張紙條，一股無法言喻的怪異感油然而生。我現在的身世跟孤兒沒兩樣，受到戰火蹂躪的養母和弟妹們或許還活著，但我不認為他們會委託律師透過廣播尋找我。如果養父還活著，或許有可能想到我無依無靠很可憐，而大費週章尋找我，但是他已經不在這世上了呀！

正當我迷迷糊糊遐想的當兒……

「總之你去看看怎麼回事，有人尋找你，如果不理會，似乎不大好。」

課長一再鼓勵我，並且主動放我半天假，要我馬上去看看。課長會這麼做，大概是他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因而對結果感到很好奇吧！

我一方面有如墜入五里霧中般不知所以，另一方面感覺自己遽然變成了受重視的人物，有些飄飄然。於是依課長的建議旋即離開公司，帶著一絲期待和些微的不安，來到北長狹通三丁目。日東大廈四樓的諏訪法律事務所。站在諏訪律師面前時，已經是半個小時之後的事情了。

「哦！電台的廣播真有效，沒想到這麼快就有回應了。」

諏訪律師是一位皮膚白嫩，體態肥胖、斯文有禮的人，使我暫時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我曾經在小說裡看過惡劣律師的描述，所以一路上忐忑不安。擔心對方會不會耍些什麼陰險的計謀。

諏訪律師簡單地問了我養父以及我過去的經歷之後……

「寺田虎造是你親生父親嗎？」

「不，他不是我生父，我母親帶著我跟他結婚，但是我母親在我七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哦，這麼說，你很早以前就知道羅？」

「不，小時候我一直以為他就是我生父，大約在媽媽過世的前後才隱約知道真相，確實的時間我已經記不得了。」

「你知道你親生父親是誰？」

「不知道。」

我還記得當時我發覺尋找我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親生父親時，驟然感到很緊張。

「你去世的母親和你的養父，都沒對你提過你生父的名字嗎？」

「從來沒有。」

「你母親在你年幼時就去世了，所以沒機會告訴你，但是你養父將你扶養成人，為什麼沒告訴你？他不可能不知道呀！」

此刻回想起來，的確是如此。養父非常愛母親，所有的事情他應該都知道，而他沒告訴我的原因，恐怕是沒有機會的緣故吧！如果我沒有離家出走，如果我沒被徵召當兵，如果他沒有被炸死，定會將真相告訴我的。

我說出自己想法，諏訪律師也表贊同。

「這點我體會，不過，請你不要多心以為我懷疑你的身份，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證明身世的文件呢？」

我想了一會，取出一個從小隨身攜帶的護身符，諏訪律師打開護身符，從裡面拿出我提過的那個臍帶書出來。（九）

● 橫溝正史

「我已經將對方的住址記下來了，你知道是誰在找你嗎？」

課長的記事本上寫著「北長狹通三丁目、日東大廈四樓諏訪法律事務所」。

我看了這張紙條，一股無法言喻的怪異感油然而生。我現在的身世跟孤兒沒兩樣，受到戰火蹂躪的養母和弟妹們或許還活著，但我不認為他們會委託律師透過廣播尋找我。如果養父還活著，或許有可能想到我無依無靠很可憐，而大費週章尋找我，但是他已經不在這世上了呀！

正當我迷迷糊糊遐想的當兒……

「總之你去看看怎麼回事，有人尋找你，如果不理會，似乎不大好。」

課長一再鼓勵我，並且主動放我半天假，要我馬上去看看。課長會這麼做，大概是他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因而對結果感到很好奇吧！

我一方面有如墜入五里霧中般不知所以，另一方面感覺自己遽然變成了受重視的人物，有些飄飄然。於是依課長的建議旋即離開公司，帶著一絲期待和些微的不安，來到北長狹通三丁目。日東大廈四樓的諏訪法律事務所。站在諏訪律師面前時，已經是半個小時之後的事情了。

「哦！電台的廣播真有效，沒想到這麼快就有回應了。」

諏訪律師是一位皮膚白嫩，體態肥胖、斯文有禮的人，使我暫時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我曾經在小說裡看過惡劣律師的描述，所以一路上忐忑不安。擔心對方會不會耍些什麼陰險的計謀。

諏訪律師簡單地問了我養父以及我過去的經歷之後……

「寺田虎造是你親生父親嗎？」

「不，他不是我生父，我母親帶著我跟他結婚，但是我母親在我七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哦，這麼說，你很早以前就知道羅？」

「不，小時候我一直以為他就是我生父，大約在媽媽過世的前後才隱約知道真相，確實的時間我已經記不得了。」

「你知道你親生父親是誰？」

「不知道。」

我還記得當時我發覺尋找我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親生父親時，驟然感到很緊張。

「你去世的母親和你的養父，都沒對你提過你生父的名字嗎？」

「從來沒有。」

「你母親在你年幼時就去世了，所以沒機會告訴你，但是你養父將你扶養成人，為什麼沒告訴你？他不可能不知道呀！」

此刻回想起來，的確是如此。養父非常愛母親，所有的事情他應該都知道，而他沒告訴我的原因，恐怕是沒有機會的緣故吧！如果我沒有離家出走，如果我沒被徵召當兵，如果他沒有被炸死，定會將真相告訴我的。

我說出自己想法，諏訪律師也表贊同。

「這點我體會，不過，請你不要多心以為我懷疑你的身份，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證明身世的文件呢？」

我想了一會，取出一個從小隨身攜帶的護身符，諏訪律師打開護身符，從裡面拿出我提過的那個臍帶書出來。（九）

聽月樓

作者：佚名

第二十回 風散浮雲 情圓聽月

詩曰：

樓勢巍峨壯帝都，前人創建後人居。

多情天上團圓月，原了風流美丈夫。

裴爺見私書上寫的是車遲國王要領兵來犯中原，約定奸相裡應外合，事成之後，許以平分天下，於某月某日發兵，叫奸相早為預備。

看畢，吃驚不小。暗想：「奸賊好大膽也！今日人贓俱獲，不怕他冰山不倒。」想定主意，把私書收於袖內，吩咐鬆了刑具。問他叫什麼名字，大漢道：「叫國爾楞。」裴爺命他畫了供，仍上起刑具，帶去收了刑部監，侯音定奪。下面答應，把奸細還去收監。裴爺退堂，在燈下草成一本，並私書粘呈。過宿一宵。

次日五鼓，天子臨軒，文武朝恭已畢，裴爺俯伏金階奏道：「臣刑部侍郎裴長卿有密本面達天顏，恭請龍目電閱。」說著把本呈上，內侍接上。鋪於龍案。天子先將本一看，後又將私書一看，龍顏大怒，喝問：「奸賊蔣文富何在？」祇唬得奸相魂不附體，急急出班跪下道：「臣蔣文富在此伺候天子。」見了奸相，把龍案一拍道：「朕有何虧負於你？膽敢私通外國，謀奪朕的江山，真是罪不容誅了！」文富一聽，面上失色，還強辯道：「臣蒙天恩，授以首相，位極人臣，有什麼不足之處，敢生異志，辜負聖恩？這是誣詔。為臣望陛下做主。」

天子喝聲：「車遲國王下與你的私書，你拿下去看來，還賴到哪裡去？」說著，把私書擲下來。奸相拾起一看，又賴道：「臣也認不得什麼車遲國王。安知非裴刑部藉端抗奏大臣？無憑無據，何能以一紙之書，入臣之罪？」裴刑部大喝一聲：「奸賊住口！現捉得奸細親口供的，你還狡賴！陛下若不將奸相早行正法，必為國家心腹大患。」

天子道：「奸細今在何處？」裴刑部道：「臣已在本部審明，收監候旨。」天子即傳旨下來，調出監中奸細，延訊口供不改，龍顏更怒，命武士將奸相摘去冠帶，押在一旁。又差裴刑部帶兵五百前去搜查奸相府第，搜出許多悖逆之物，都上了簿，還有許多私書回書，儘是鞏御史代筆。那些不軌之徒一聞凶信，逃走了一半，祇有跑不去的，共捉了男婦三百七十餘人，一併捆綁，將叛產封固。其餘解了入朝繳旨。天子逐件一看，大怒道：「這還了得！違禁之物及私書回書一概火毀，不必波及他人。」（七十一）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婚姻
健康 }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